

冷火著

死亡

的擁抱

萬光書局發行

貴州省圖書館



三之叢文光萬

抱擁的亡死

著 火 冷

行印局書光萬

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初版發行

定價 ~~國幣~~ 二元八角

(外埠酌加寄費)

萬光文叢之三

死亡擁抱



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

著作人

冷

火

發行人

章

桂

發行所

萬光書局

總發行所：

重慶民生路
冉家巷十三號

萬光書局

分發行所：

重慶林森路
成都祠堂街
西安南院門

聯營書店

目次

一、會結頂（一個苗匪逃丁的故事）	一
二、話題	二五
三、死亡的擁抱	三九
四、一個孩子和一块石板	四八
五、居處	六一
六、一個不再哭泣的女人	七二
七、石像	一一一
八、小小作家	一五六
後記	一七六

(11)

秋風想吹盡了萬淨山上落葉喬木的樹葉，密栽着的松柏便特別高欣地聳起了膀子，打着哈哈似的仰觀着蔚藍色的天，一陣山風如莽漢那樣奔過來，山林便發出瑟瑟落落的落葉聲，和松柏不由自主的竄笑，「噫呼！噫呼！」……在平日，說這樣的景色，會在頑健如牛而配着一付聰明面貌的會結頂心理起着任何反應，那是等於說一個殺人千萬的魔王會爲了踏死了一隻螞蟻那樣不高欣，同樣的不可信，然而，今天呢！嘿，假使偶而被新屯溝的任何一個人看見了，那便將博爲笑談了：「會結頂竟在哭哩！」

他呆呆地倚在一棵楓樹上，兩隻眼睛裏含着亮晶晶的一包液質，頭偏向右肩，手裏玩弄着的一根枯枝條被他拗作二段了，腳尖貼在一塊山石上。顯似用着些力，好像沒有了這塊石頭，他整個的身軀便會完全滑倒下來似的，在他肩頭上還有幾片紅色的楓葉，被風吹得一搖一擺的在如地上的黃草點頭。山間雲霧仍在那裏瀉着，可是水小了，便消

(2)
失了那種雄偉奔放的氣氛，只像瘦瘦的老太婆在淌着眼淚。

貼在會結頂頭上的是藍色的天，在身後壁立着的是一大塊山岩，週際有很多的樹，這裏離入山來的那條小徑已有好幾丈距離了。靜靜地，除了幾聲陣陣的羊叫，更沒有一些其他的聲息，誰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來到這裏的，可是，太陽已被他後面的山岩遮住了半個面孔了。現在，小徑上，已有呼喚着羊羣的人聲，尖銳地刺破了空氣直鑽進他的耳朵，他兀的一怔，倚在樹上的身軀失了平勻，險些向後栽去，趕忙把二隻并踩着山石腳急速地分開，才站住了。他又一聲呼喚羊羣的聲音，又傳進了他耳朵，於是，他不自主的向着右斜邊的小徑吐望一眼，嘴裏低低地咕嚕着：

〔Nour Yogh (鵝姐兒)〕

鵝姐是誰呢？

鵝姐是他的戀人，統轄着新屯溝一萬多苗人的會寨主的女兒，他和鵝姐的交情已有四年多了。他記得，第一次和她相識的地方，便在這裏，那一天，他循着土槍，射中了一隻兔子，兔子負傷奔逃，他撒着腿追着，翻過山頭，却意外地聽到了悠揚的歌聲，他呆了一呆，離他越發遠的兔子不見了。於是，他索性順着歌音走來，漸近，漸近，立停在那塊壁立着的山岩上，聽聽着美妙的歌音，注視着那背立着歌唱的女郎。

像是一根銀絲，輕輕地在他的心上挪移着，歌喚響處，又像是一個皮做的響頭，篤篤地把他的心板敲個不住。他看着她手裏執着的一根柳條，一起一落的在空中揮着，他的心，便也一起一落的隨着柳條擺舞，他想看一下她到底是誰，怎麼個樣子的女郎，可是，要打斷了她的歌音，又不願意，自己接着唱呢，倒反而給她回過頭來先看見了。他想了想，從石壁上跨下幾步，伏在窪處，撫摸着土槍，響亮的接了上去：

「我提槍趕兔，兔不見，」

那知曉妹在這裏揚歌喉，

妹便如林中的兔兒我敢捉，

只恐你怕羞也向草叢鑽。」

接着是格格的一陣笑聲，岩石下面那地唱着：

「兔是兔，人是人，」

何處郎君說話不分明，

頭上青天來作證，

伏在石後的才是兔兒精。」

這一來，會結頂歡喜地猜想到對方是怎樣聰明的一個女郎了。沉着地把右手拉着

頭髮，左手捧着自己的左頰，一句一句的對接唱下去，鵝姐和着，直到傍晚的時候，他們才各自回去。

第二天，他們便在這裏正式認識了，而且情愛日增，要不是曾寨主爲了抗戰爆發，忙着抽丁、分售食鹽之類公事，鵝姐早做了曾結頂的嬌妻了。現在呢，曾結頂只有更深的迷戀着鵝姐，更深地痛苦着，不止一次了。他喃喃地咀咒着：「抗戰！抗戰！漢人的事，干我們屁——！」

曾結頂這樣，鵝姐却不同意的，她是曾寨主的女兒，而曾寨主，才了不起呢！他是最賢明而識事理的苗人領袖，苗人稱他做寨主，而事實上是銅仁縣的一個聯保主任，他執行着政府發下來叫他辦的一切公事，不撈錢不袒人，公正地，不苟且地處理着一切，鵝姐耳聽目覩，便也變得聰明而能幹，她認識了只有去和漢人一同打敗日本鬼子後，苗人才更能不被人輕視的真理。因此，她經常地和苗婦講着從他父親那裏聽來的一些抗戰消息，鼓勵着她們把她們的丈夫，兒子，貢獻給國家去當兵。她見到了曾結頂，老勸他去當兵。可是，曾結頂反說她是別有所歡，才忍心叫他去上前線，鵝姐起初憤怒地和他辯着，辯着。最後，她便惱怒地宣告和他絕交，一個人溜到山林深處去悄悄地哭！

真是不祥的，誰知道中華民族的神聖抗日戰爭，竟在他倆之間劃上了一條鴻溝！曾

結頂和鵝姐各自把自己埋葬在精神痛苦的領域裏，都消瘦了！

人在苦痛裏掙扎，很容易回想起往日的甜蜜，曾結頂便常常到這個有紀念意義的地方來，孤獨地斜倚在這棵楓樹上，冥想著過去的一切。

不知有多少次了啊！他和鵝姐肩膀挨着肩膀的坐着，有時唱着山歌，有時談論着裏面的一切，而且還計劃着他們的將來，多養幾隻豬呢，還是多買幾隻羊來養，鵝姐是歡喜羊的，而曾結頂却覺得養羊的利息不及豬來得大，二個人爭論着，到後來，曾結頂總是退讓了的，於是，又在另一個話題上各自發揮着自己的意見，到太陽下山時，他幫着鵝姐把羊羣趕回去。

在他的記憶裏，似乎這一小塊地方，從未有過秋冬，同樣的秋候，樹葉從梢頂上拋下來，他會搶着上去捉！

「Noan Yui! 我捉着了蝴蝶子了呢！」

「瞎說！」

「不信！送給你！」

把一瓣落葉插向鵝姐的厚厚的潤黑的頭髮裏，不等到鵝姐自己把頭上的葉片抓下來，他又搶着上去抓走了，嘴裏說着：

「嗨！早飛走了呢！」
 鵝姐賭氣地向他一瞪眼，繼而嫵媚地一笑，會結頂便乘勢撲着她的頭，在她多肉的滑膩的雙頰上亂吻着。

然而，現在，他知道秋天悲愁的滋味了，他特別想念着那第一次鵝姐手中的那條柳條，嫵媚地柔順地像永不會折斷的樣子，可是當他發現現在自己手中的那根柳條時，他的眼淚禁不住直滴下來了！唉！那柳條子怎麼的脆弱呀！斷了！

嘻嘻！嘻嘻！長綠的松柏，都不斷的在對他作嘲笑，他含着滿腔的憤怒仰空一瞥，他本想拋幾顆石子上去，擊幾枝小極枝下來，出出氣，却又被山坡小徑上清鈴的喚羊聲驚住了。他痛苦地把眼睛轉向橫着小徑的那個方向，嘴裏再次喃喃着：

「Noon Yuol」

一隻別扭的小羊跑到了他這邊來，他拋出一塊石子向牠打去，鵝姐却正在這個時候向這邊找來了。兩個人的視線接觸時，都有說不出的滋味在心頭作祟，他只見得她臉上浮起一層紅色，而當他自己低下去的頭再次恢復平視時，人消失了。

他覺得自己應該追上去和她談談，打起一個長嘯向林外奔出去，在路上，他看見了鵝姐的後影時却又驀地停住了脚步。他捏起拳頭在自己的頭上痛擊一拳：「嘿！不要臉

，再去和她談的甘心受她奚落！」握緊的拳頭放鬆開來，扯下了包頭布，猛扯着自己一把頭髮。

鵝姐的後影是夠人迷戀的，緊窄的黑布衫縛住了她的上身，下面的百摺裙擺舞着，肥肥的臀部顫動得很利害，小腿像二根圓柱那樣向前移動着，他緊緊地又向前跨了一陣又慢下來。

爲了鵝姐，會結頂犧牲什麼都可以，不過，說是白白地去爲漢人打仗而死可不願意。『曾老頭子醉昏了頭，才這樣的亂攪！我是明明白白的，漢人才是我們的仇敵呢。清朝一代，殺了我們多少苗人啊！要打，便去打漢人。嘿，幫漢人去打日本，我才沒有這末傻呢！』他索性停步不走了。

可不知怎樣的，接着又緊緊地奔了上去，而再一個接着，還是緩慢地似乎漫不經心的走着。

他終於走完了這段從萬淨山跑回新屯溝的路，眼看着鵝姐已跨進了曾寨主的大門了。他才折回來向自己家裏走去！

有一隻晚鴉，也正對着他家裏的那個方向飛去！叫着：

「拐！拐！拐！拐！」

新屯溝苗寨裏的鑼聲已響過第二次了，曾結頂才從自己的床上爬下來，跨出門，在濃霧裏緩慢地向關索廟走去。

初冬的早晨有襲人的寒冷，曾結頂不由自主的抖了一番，走了一些路後，才覺溫暖些，遠處，簇擁着一大堆人的灰色影子，他雖也是向那堆人影走去。可是心裏總不大願意，一吓！要是抽中，怎麼辦呢！他倒噓一口氣，嘴裏噴出的白氣，旋被濃霧所吞沒了。他很想這從他口中吐的白氣能夠較久一些的存在，然而竟是那樣的不稱心意啊！他皺皺眉，很不舒服的以爲這便是不祥的兆頭，恰在這時，有一隻黃瘦的狗橫臥在路邊的一堆玉蜀黍莖上，於是，他掃起一條腿，用力踢着，狗被驚得叫起來，惡狠狠地向他咬着，他更憤怒了，撲向前把拳頭直栽在狗頭上，眼看着那條不知趣的狗逃遠了，才又向那堆灰色的人影子走去。

關索廟的建築僅是一間樓房，除了樓下沒有養着牲口這一點表示和苗民的居宅有些特殊外，其他的完全一色一樣，樓上，在泥塑的關神前供奉着一隻活剝了的生豬，二枝

粗心燒得抖動着火，裏面的香爐燒着神座的周圍，燒着神座有一張方桌，燒着而坐的便是會寨主曾三武，他方方的古銅色的面貌上，點綴着二根似在向後腦壳飛去的濃眉，一個砂沙色的紅鼻頭下，綴着兩撇黑鬚，穿着一件厭厚的土青布棉袍，他的嘴巴不時的在張噴着，洪亮的聲音撞擊着樓上那些番人的心曠。他講得特別興奮時，臉上的肌肉便微微地抖動，坐在他對面的是舉行抽丁這一保的保長，還有許多應召而來的各戶戶長，他們都默默恭敬地諦聽着，臉上的灰暗，一時爲會寨主的響亮的愉快的語聲掃蕩了，（譯者）一時又積聚捕來，說明了他們的心事重重。

賴姐和他的弟弟羊鬼像金童玉女一般的站立在會寨主的二邊，賴姐今天穿上了她精心刺出的繡花衣，青色麻子上面綴滿了密密叢叢的各色各樣的花，臉龐顯得慘白，似有一立塵光亮亮的油，她不時地向着會結頂的父親望去，一個值得興奮的念頭在她心中翻滾着。

一要是抽丁才好呢！

外面的鑼聲響了過來，敲鑼的壯丁停止在樓下面一大堆人羣裏，樓上的會寨主條地從坐椅上站了起來，恭敬地跑向關廟前抱着拳頭，作揖下去，跪着地，瞋三個響頭，立起來，又是一個抱拳作揖，仍歸他的原坐，接着，保長和那些人一一拜過，都走來，圍

世了會寨主的桌子。

會三武在坐案下拿出了一隻藤條編成了的有蓋的圓形盒子，一手按在那盒子的蓋上，朗朗地做了一個簡短而有力的演說，他說明了苗漢原是一家人，不能互相敵視的理由，他曉諭着政府的命令應該樂意服從，他指出那些逃避兵役的人是有意抹煞着祖宗的光輝，所以，他堅決地宣佈他的命令，假使抽到了逃避的，捉着便殺，最後，他指着他左邊立着的羊兒說：

「就是他，明年是會格了，我不等抽籤便要送他去？」

衆人的目光驚奇地射到羊兒的身上來，而羊兒，却在這時，有意的挺直了腰幹，臉上泛現着一個勇敢的笑！

會三武喜悅地把自己粗紫的手摸着他兒子的頭頂，樣上便爆起了一個很大的聲音：

「好男兒！」

抽籤便在這樣熱鬧而興奮的氛圍中開始舉行了，各自伸手爭握着藤盒中的圖子，鵝姐跑向會結頂父親那裏，當那老人展開了那個紙團時。鵝姐便尖聲叫了起來：

「你的兒子！中着了！」

鵝心那老人笑了笑，感激似的對他望一眼，把圖子交還會寨主，急不及待的向樓下跑

去，鵝姐跟在他後面。

樓下的一大堆人多半是來抽籤壯丁的家屬，有的便是壯丁本人，現在，他們不再像數分鐘前那樣靜穆了。吵着，喊着，鬧做一團，帶着蘆笙的便鳴鳴地吹了起來，圍成了一個大圓形，拍手唱着，跳着。

會結頂幽幽地走近這裏，躊躇着站住了，他淒迷地向這激動着的狂歡的人羣憤視着，

「禿禿」的一聲，吐了口唾沫。

會結頂的父親硬被樓下的人羣拖住耳，也踉蹌跌坐在這人羣的大圓形裏面，鵝姐眼快，透過五六丈遠的霧層裏發現了會結頂，她忘了已有半年多沒有和會結頂講過十句話的這回事了，飛快地一直向會結頂奔去，「是鵝姐啊！」會結頂的心像浸在一瓶醋酸裏那樣難過，他似乎知道自己已遭遇着怎樣的一個命運了，對於給他這樣的一個命運的女天使，將採取怎樣的態度呢，罵她？爲了她過去的對他無數次的德惠，現在是可以認爲給她咒詛成了而罵她的？打她？那是太過分了，給她個不環可好，倒又不大好，他呆呆的板着臉立在那裏！

鵝姐像一陣風似的捲到在他面前，要滿臉的錢，錢在右袖上一個酒渦深深地還在那裏，向肉裏沉着，不覺手搭上有鵝姐的肩，鵝姐不說話。

「頂哥，你猜中了嗎！你現在還敢說不去嗎？」

會結頂茫然無措時沒有回答。一要求的事終究來了！他覺得周身一陣冷，用一隻腳踐踢着舖在路邊的一些落葉。

鵝姐嘻嘻的笑着，拖着會結頂走了幾步，隨後，她發現會結頂的臉上沒有一絲絲笑容，自己的笑臉倒顯得有些惡漢，按在會結頂肩頭的一隻手便抽了回來，用着兩顆漆黑的大眼珠，亂探海燈那桶照射在會結頂的臉上，尋覓着隱在會結頂的心底裏的一些伴麼。

保持了一值鐘分鐘之久的默然，霧層逐漸變得稀明乎，會結頂看見了剛才向他咬着的那隻狗那影撲撲在屋場上，想躡上去再打牠幾拳，而那隻狗，看見他來，却知難而退起來搖搖尾巴走了。於是他苦笑了一下，而鵝姐嫵媚地也跟着笑了。

「頂哥，你這本鬼子就像那條狗，見到你便會逃的！」

一聽這一陣，會結頂的心裏似乎溫暖了些，他自誇地回憶着他在這新屯溝苗寨裏的威風凜凜，一呼百諾不知道我會結頂呢，打死過三條狼，打鎗的眼力不吹牛可以說是第一，膽力氣，新屯溝裏那仗最靈的石担，便只有我一個人奪得起來！「武士的英雄氣概別那開邊上了他的眉梢不由自主的掙了一下袖管，誇耀地把手臂蕩向鵝姐的面前，可是當鵝姐

滑膩的二隻手捉住了他的臂膊時，他紅着臉，却又灑脫了。

鵝姐思索着，曾結頂是不會不去打鬼子的了，他不高興，總是留戀着一些什麼啊！她怪不好意思地臉上泛起了紅潮，低聲地：

「頂哥，我們上萬淨山去，好嗎？」

曾結頂惶惑地對鵝姐看了一眼，微微頷着。

在岔口上，忽地，曾結頂又反悔起來了，他斬釘截鐵地向着鵝姐說：

「唔，（哦！）我不去！」

說完，一擺手，只管向他自己家去的路上快步奔去，鵝姐給他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弄得眩迷，在稍一清醒後，負氣地直追上去，捧着曾結頂的衣袖，氣急地要哭泣的樣子。

「頂哥！你不和我好了嗎？」

「不！明天！明天！」曾結頂摔開了鵝姐的手，如飛一般的跑去了。

鵝姐被釘在那裏，兩隻手撒開着，兩隻眼睛裏滾着快要跌落下來的淚珠，冷風戲謔地從她的大袖管裏直向她溫暖的身軀中鑽，在她前面，被曾結頂踐踏着的落葉，發出了被裂着的色色聲響。